

清史論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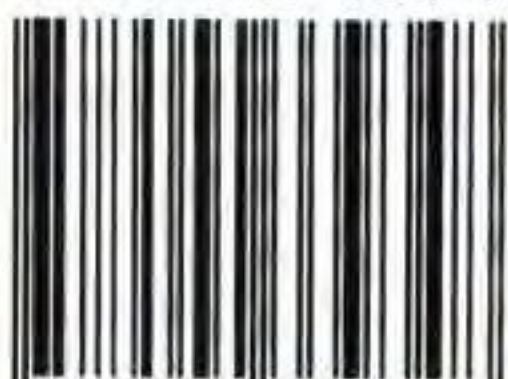
2003-2004 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策划编辑：李亚明
责任编辑：杜乃建

ISBN 7-5043-4151-7



9 787504 341518 >

ISBN 7-5043-4151-7/K · 117

定价：29.00元

清史论丛

2003~2004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丛. 2003~2004年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43-4151-7

I. 清... II. 中... III. 中国 - 古代史 - 清代 - 文集 IV. 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98669号

清史论丛(2003 ~ 2004 年号)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杜乃建
封面设计:	李燕平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戴存善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安华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册
书 号:	ISBN 7-5043-4151-7/K·117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	杨 珍(1)
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	张玉兴(47)
天国的陨落与陨落的天国	
——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探析	夏春涛(93)
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	赫治清(121)
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	
——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	吴伯姪(160)
清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	范金民(183)
胡培翬与《仪礼正义》	林存阳(198)
马眉叔《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考	李华川(208)
《中国丛报》与“译名之争”	尹文涓(213)
昇平署无朝年《旨意档》及其意义	
——兼议有关佟腔的两册无朝年《提纲》	王政尧(230)
论乾隆与允禧的诗画往来	郭玉海(247)

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

杨 珍

权臣，本文是指封建王朝统治集团上层成员中拥有较大权势，以不同方式对皇帝的地位、权力或人身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并部分攫取、侵夺皇权之人。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具有多面性，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权臣并非从一开始就处于皇权的对立面，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权臣，是因为其所作所为都曾适合皇权发展的需要，并为此建立勋绩，其后恃功而骄，权力欲逐步膨胀，不断侵夺皇权，对皇权形成威胁。权臣的出现，是中国传统社会皇帝乾纲独断的专制政体下，无从避免的一种历史现象。权臣往往是统治阶层中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现出这一利益集团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这一利益集团与皇帝的关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确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建立绝对专权的皇帝制度后，据此制定实施的王朝内部权力分配规则，在明朝以前基本为历代所沿用。秦朝以降，历代王朝都曾出现权臣，但由于他们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同阶段的皇权之强弱，有很大差异，加以其他主客观因素，促使这些权臣对王朝的影响、作用颇不相同。就一个朝代而言，在其不同时期出现的权臣，共同构成这一朝代中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对这一政治群体进行综合研究，既可从一侧面，考察某位皇帝在位期间的有关史事，且能部分揭示整个王朝权力运作与权力分配的总体状况，以及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关系及其变化，进而有助于我们探索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政治演进的内在规律。

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基本相一致，中国皇权的演进变化可以宋代为断线，分做两个时期。秦、汉、隋、唐处于中国皇权发展进程的前期，即皇权确立与逐步成熟时期，历时约1130年（公元前221年~907年）。从统治阶层内部权力分配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皇帝的权力在逐步扩大集中，但其过程相对缓慢。宋、元、明、清时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后期，历时约950年（960~1911年）。宋朝皇帝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旗帜下，有效加强对官僚集团，特别是对武将的严密控制。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皇权进一步扩大、加强，官僚集团的总体地位进一步降低。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体，联合蒙、汉贵族而建立的

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确立天命汗权,这是清朝皇权的先期形态。天聪九年(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建立清朝,后金汗权完成向清朝皇权的转变。从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1683~1775年),皇权的高度集中、强化进程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为历代王朝所未有。在此期间,清朝皇权的强化程度达到中国皇权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在上述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清朝权臣,既兼有历代权臣的共性,也独具某些特性。这一政治群体的成员,包括以下7人,即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①

一、清朝权臣对皇权的维护与加强作用

中国皇权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后,即具有独占性与排它性的特点。清朝皇权的集中、强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述两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情况下,皇权仍然会有流失。自清初乃至咸丰时期,皇权流失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是出现不同类型的权臣。^②究其原因,从表面看,这是由于皇帝本人年幼、衰迈,或因王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情况所造成,实际上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皇权为维持其正常运作的需要使然。换言之,皇权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以及它本身的某些客观需要,成为皇权流失暨权臣出现的先决条件。

需要指出,处于清朝皇权衰微阶段后期的同、光、宣三朝,皇权的流失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皇位的长期分离,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造成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这是皇权流失的一种特殊形式。清朝前期与中期,当皇权出现流失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能够通过种种具体措施,清除权臣,收回流失的权力,体现出皇权自身具有较强的调节、修复能力。然而晚清皇权已不具备这一能力,无法收回被列强所侵夺的权力,收复国家主权,甚至无法改变皇位与皇权长期分离的状况。

如果从不同时期皇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亦即清朝权臣之所以产生的客观条件看,清朝权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皇帝年幼之际,缺乏治国经验,或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需要得力之人辅佐,方能维持皇权的正常运作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权臣,如鳌拜、索额图、明珠与

^① 清朝权臣的具体事迹,参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本文从略。

^② 除去权臣外,后妃、外戚、内侍、强藩等干政,也会造成皇权的流失。这种情况在清以前各代并非少见,清代直至咸丰朝以后,方出现太后专权。

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确立天命汗权,这是清朝皇权的先期形态。天聪九年(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建立清朝,后金汗权完成向清朝皇权的转变。从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1683~1775年),皇权的高度集中、强化进程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为历代王朝所未有。在此期间,清朝皇权的强化程度达到中国皇权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在上述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清朝权臣,既兼有历代权臣的共性,也独具某些特性。这一政治群体的成员,包括以下7人,即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①

一、清朝权臣对皇权的维护与加强作用

中国皇权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后,即具有独占性与排它性的特点。清朝皇权的集中、强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述两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情况下,皇权仍然会有流失。自清初乃至咸丰时期,皇权流失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是出现不同类型的权臣。^②究其原因,从表面看,这是由于皇帝本人年幼、衰迈,或因王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情况所造成,实际上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皇权为维持其正常运作的需要使然。换言之,皇权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以及它本身的某些客观需要,成为皇权流失暨权臣出现的先决条件。

需要指出,处于清朝皇权衰微阶段后期的同、光、宣三朝,皇权的流失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皇位的长期分离,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造成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这是皇权流失的一种特殊形式。清朝前期与中期,当皇权出现流失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能够通过种种具体措施,清除权臣,收回流失的权力,体现出皇权自身具有较强的调节、修复能力。然而晚清皇权已不具备这一能力,无法收回被列强所侵夺的权力,收复国家主权,甚至无法改变皇位与皇权长期分离的状况。

如果从不同时期皇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亦即清朝权臣之所以产生的客观条件看,清朝权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皇帝年幼之际,缺乏治国经验,或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需要得力之人辅佐,方能维持皇权的正常运作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权臣,如鳌拜、索额图、明珠与

^① 清朝权臣的具体事迹,参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本文从略。

^② 除去权臣外,后妃、外戚、内侍、强藩等干政,也会造成皇权的流失。这种情况在清以前各代并非少见,清代直至咸丰朝以后,方出现太后专权。

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确立天命汗权,这是清朝皇权的先期形态。天聪九年(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建立清朝,后金汗权完成向清朝皇权的转变。从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1683~1775年),皇权的高度集中、强化进程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为历代王朝所未有。在此期间,清朝皇权的强化程度达到中国皇权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在上述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清朝权臣,既兼有历代权臣的共性,也独具某些特性。这一政治群体的成员,包括以下7人,即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①

一、清朝权臣对皇权的维护与加强作用

中国皇权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后,即具有独占性与排它性的特点。清朝皇权的集中、强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述两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情况下,皇权仍然会有流失。自清初乃至咸丰时期,皇权流失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是出现不同类型的权臣。^②究其原因,从表面看,这是由于皇帝本人年幼、衰迈,或因王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情况所造成,实际上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皇权为维持其正常运作的需要使然。换言之,皇权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以及它本身的某些客观需要,成为皇权流失暨权臣出现的先决条件。

需要指出,处于清朝皇权衰微阶段后期的同、光、宣三朝,皇权的流失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皇位的长期分离,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造成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这是皇权流失的一种特殊形式。清朝前期与中期,当皇权出现流失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能够通过种种具体措施,清除权臣,收回流失的权力,体现出皇权自身具有较强的调节、修复能力。然而晚清皇权已不具备这一能力,无法收回被列强所侵夺的权力,收复国家主权,甚至无法改变皇位与皇权长期分离的状况。

如果从不同时期皇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亦即清朝权臣之所以产生的客观条件看,清朝权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皇帝年幼之际,缺乏治国经验,或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需要得力之人辅佐,方能维持皇权的正常运作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权臣,如鳌拜、索额图、明珠与

^① 清朝权臣的具体事迹,参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本文从略。

^② 除去权臣外,后妃、外戚、内侍、强藩等干政,也会造成皇权的流失。这种情况在清以前各代并非少见,清代直至咸丰朝以后,方出现太后专权。

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确立天命汗权,这是清朝皇权的先期形态。天聪九年(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建立清朝,后金汗权完成向清朝皇权的转变。从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1683~1775年),皇权的高度集中、强化进程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为历代王朝所未有。在此期间,清朝皇权的强化程度达到中国皇权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在上述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清朝权臣,既兼有历代权臣的共性,也独具某些特性。这一政治群体的成员,包括以下7人,即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①

一、清朝权臣对皇权的维护与加强作用

中国皇权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后,即具有独占性与排它性的特点。清朝皇权的集中、强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述两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情况下,皇权仍然会有流失。自清初乃至咸丰时期,皇权流失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是出现不同类型的权臣。^②究其原因,从表面看,这是由于皇帝本人年幼、衰迈,或因王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情况所造成,实际上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皇权为维持其正常运作的需要使然。换言之,皇权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以及它本身的某些客观需要,成为皇权流失暨权臣出现的先决条件。

需要指出,处于清朝皇权衰微阶段后期的同、光、宣三朝,皇权的流失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皇位的长期分离,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造成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这是皇权流失的一种特殊形式。清朝前期与中期,当皇权出现流失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能够通过种种具体措施,清除权臣,收回流失的权力,体现出皇权自身具有较强的调节、修复能力。然而晚清皇权已不具备这一能力,无法收回被列强所侵夺的权力,收复国家主权,甚至无法改变皇位与皇权长期分离的状况。

如果从不同时期皇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亦即清朝权臣之所以产生的客观条件看,清朝权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皇帝年幼之际,缺乏治国经验,或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需要得力之人辅佐,方能维持皇权的正常运作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权臣,如鳌拜、索额图、明珠与

^① 清朝权臣的具体事迹,参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本文从略。

^② 除去权臣外,后妃、外戚、内侍、强藩等干政,也会造成皇权的流失。这种情况在清以前各代并非少见,清代直至咸丰朝以后,方出现太后专权。

隆科多(?~1728),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①康熙后期任步军统领,是雍正帝继位初年的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根据满文档案等有关记载推测,隆科多大约生于康熙九年(1670年)或康熙十年(1671年),比雍正帝(生于康熙十七年)年长七、八岁。

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已颇受器重,但还算不上是一位权臣。他据以成为权臣的资本,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康熙帝突然病逝,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获得皇位这一问题上,隆科多起有关键性作用。二是雍正帝继位后,有关其矫诏得位之说广泛流传,他在满族贵族上层中一度十分孤立。隆科多作为他的亲信之一,曾予以全力支持和佐助,以促进皇权的稳固与强化。

关于隆科多在雍正帝继位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本文不予详述,仅补充一点。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二日,川陕总督年羹尧上《会陈军务事情请先具稿密呈折》,雍正帝在朱批中写道:

“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②

这是隆科多在雍正帝继位问题上立有大功的一个佐证,实际上也是雍正帝本人对于隆科多何以能够成为权臣所作出的诠释。此时距康熙帝去世,尚不到两个月。隆科多惟有在胤禛继位问题上起有至要作用,才会得到新帝如此之高的评价。

由于康熙帝晚年属意于皇十四子允禵,他在朝廷有关重要部门的人事安排,是从能否有利于允禵继位后得到其支持者的得力辅佐这一目的而出发。雍正帝继位后,不得不暂且维持这一既定格局,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在朝中组建一个真正忠于他本人的助手班人。^③直到雍正四年,为准备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事宜,户部“别立军需房”,由怡亲王允祥及张廷玉、蒋廷锡等人主管。这标志着雍正帝身边已逐步形成全部由其亲信组成,为其直接指挥,完全受其控制的辅佐集团。然而雍正帝继位后最初一两年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朝中是为人数众多,很具实力的反对派成员及其支持、同情者

① 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初名佟盛年)原隶属于汉军正蓝旗。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一说康熙八年,1669年)佟图赖之子佟国纲、佟国维(隆科多之父)改隶满洲镶黄旗。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35,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甲辰;《清高宗实录》卷81,乾隆三年十一月乙亥。

② 《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254页。

③ 康熙帝去世后翌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未即位的雍正帝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4人中允祥与隆科多是胤禛的支持者,允禩为胤禛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马齐原为允禩的支持者,一废太子事件后,马齐逐步在储位之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

所包围，处境可谓艰难。如果不计外任官员，清统治集团上层中受到雍正帝特别倚重者，除去怡亲王允祥外，惟有隆科多一人。

满文档案中的记载，或可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对于雍正帝来说，隆科多曾是不可或缺的心腹和助手。

雍正元年（1722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向全体朝臣宣布了秘密建储的决定，并将装有建储密旨的密封锦匣，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八月十八日，雍正帝启程赴遵化，“葬圣祖仁皇帝于景陵，孝恭皇后祔焉。”^①九月初三日雍正帝返京。此行往返共15日。^②这是雍正帝继位后第二次离京外出。^③

在此期间，留守京师的隆科多通过密折与雍正帝保持密切关系。如八月二十三日卯时，隆科多接到雍正帝发回的朱批谕旨及所附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事宜的密折。隆科多遂上密折奏称：“数日来京师内外太平无事，未闻有流言蜚语，粮价也尚平稳。”并详尽列出各类粮谷价格及银、钱兑换比价。雍正帝阅后在朱批中写道：“朕躬甚安。四五个月来朕心郁闷，虽为太后额娘事悲痛不已（按，雍正帝生母孝恭皇后乌雅氏于是年五月去世），但思念皇父，渴望恭谒梓宫之意未曾释怀。二十四日抵此，痛哭已尽，甚感畅快。丝毫不必为朕担忧，朕又岂能由着性子作践身子？外面的事全都安顺。特降谕。”^④

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初六日，雍正帝起程赴遵化谒陵。初九日雍正帝接到年羹尧奏报，闻知青海大捷，十一日回銮，十三日抵京。此行往返共8天。^⑤这是他继位后第三次离京外出。

此次雍正帝外出期间隆科多所写密折，仅发现两件，根据内容看，均写于是年三月初九日之后至十三日雍正帝返京前。

一件密折中写道：“因闻得青海底定，大功告成，京城内喜气洋洋，人人欢忭（朱批：猜想理应如此），太平无事。诸王、大臣等跟随主子近前，不知如何欢快行走，臣实为羡慕（朱批：也应这样想）。本月初七日起修缮宫内流水孔道，初九日修讫。诸阿

① 《清史稿》卷9，《本纪》9，《世宗本纪》。

② 参见《雍正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册，第85~92页。按，《清圣祖实录》中的有关记载与此稍有出入。

③ 雍正帝继位后第一次离京，是元年（1723年）三月二十七日亲送康熙帝的灵柩至景陵，四月初六日回京。此行往返共10天。参见《清世宗实录》卷5，雍正元年三月丙午至四月乙卯。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无年月，根据该折内容并查阅有关史料，可判断该折写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二十三日或稍后。

⑤ 《雍正起居注册》第1册，第189~194页。

哥在瀛台住了两日，初九日傍晚已回宫（朱批：甚好）。阿哥们身体甚健。又，臣等钦遵旨意，召年遐龄至乾清门宣旨，令伊恭阅朱批谕旨，并将年羹尧之喜报使其阅之。臣等亲视看视，将各式绸缎九十疋赏给。年遐龄至乾清门前叩谢天恩。年遐龄说，我等全家蒙主子隆恩甚重，何能回报。这并非我儿年羹尧小辈之所能，乃因恃圣主指教之恩，方成此大功。等语。……”雍正帝阅此折后朱批：“老来造化。除去高兴外，他还说了些什么？”^①

另一件密折写道：“圣主交付之朱笔谕旨，臣钦遵办理外，此次大功告成，实为主子之福，得上苍眷佑，乃奇异大喜之事！从此天下重获安定，无兵戈之患，可永享太平矣！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的折子，臣已读给诸阿哥听闻，并告知总管太监等。所有闻得之人无不大喜，欢欣鼓舞。……”雍正帝阅后朱批：“此喜信期盼已久。边疆之事告成后，（三月）十一日即回銮。现今所有事宜皆顺乎心意。朕思念皇父，忧伤郁闷。此前虽无数次往寿皇殿行礼，仍无法排解。今至陵寝放声痛哭，十余月来忧郁之情大为缓解。朕躬甚佳。所有跟随前来之人无不平安。”^②这件密折的朱批，当写于雍正帝结束谒陵后即将抵京之际，即三月十一日后，十三日之前。

隆科多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即开始担任步军统领一职。每年康熙帝离京去热河举行木兰秋狝期间，隆科多留守京师，并随时向帝密报京城的一切情况。这些满文密折及其康熙帝的朱批，有较大一部分保存至今。隆科多在雍正朝的满文密折，保留下来的则很少。仅存的上述几件，反映出以下一些重要情况。

第一，虽然尚无档案或其他史料予以证实，但很可能当雍正元年三四月之间雍正帝第一次离京时，总理事务大臣之一、仍管步军统领事的隆科多即留守京师。换言之，雍正元年三月至二年三月雍正帝三次离京期间，隆科多都负有此任。这同他在康熙帝离京期间镇守京师的情形，大有不同。由于雍正帝消除反对派的举措基本尚未实施，后者在朝中还有大批支持与同情者，所以，当雍正帝离京后，隆科多所面临的形势，相当复杂、险恶，而他因之所受皇帝的倚信程度，也远远超出康熙朝后期。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公布的隆科多罪状中，有“皇上谒陵之日，（隆科多）妄奏诸王心变”一款，并被作为他的“欺罔”罪之一。^③这一奏言或许有夸大处，但也间接透露出当时朝中的紧张氛围。雍正帝本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继位后始终未敢较长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无年月。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无年月。

③ 《清世宗实录》卷62，雍正五年十月丁亥。

时间远离京师，以致被迫停止木兰秋狝。^①

还应看到，上述雍正帝三次离京，第二次的时间相对最长，而且是在宣布秘密建储决定的翌日启程。已行秘密建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雍正帝免除后顾之忧，不过，留京诸王大臣，特别是以允禩等人为核心的反对派成员对此举措有何反应，是否会激起事端，皆未可知。因此，隆科多留守京师之任，更为重要而艰巨。

第二，隆科多当时并未担任内务府总管一职，然而从其密折看，宫中事务，包括宫阙设施的修缮以及皇子们居住地点的转换，无不由他一手安排。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未来的接班人，刚刚被密定为储君的皇四子弘历，也在暂住瀛台的诸阿哥之列，其人身安全，自然是由隆科多全权负责。可以想见，隆科多若非得到雍正帝极大信赖，当无可能膺此重任。

第三，雍正帝将年羹尧关于西北用兵事宜的密折，转发隆科多看阅，让他将年羹尧奏报青海大捷的折子为皇子们宣读，并告知总管太监，又召年羹尧父年遐龄至乾清门宣旨阅折。这一切都表明，雍正帝外出时，不仅将家中事务托付隆科多综理，而且在他看来，后者应及时了解青海战事等核心机密。

雍正元年底，在年羹尧奏片中写有清军“进剿（罗卜藏丹津）”启行日期处，雍正帝朱批：“妙不可言。怡（亲王允祥）、佟（指隆科多）之外，不曾宣露一人。”^②允祥与隆科多深受雍正帝倚信，分别超出宗室成员或朝臣中的其他人。不过，允祥毕竟是皇族，且是皇帝之亲弟，虽然很有才干，但从接触人员之广泛，办理宫内外各种事务所具有的丰富经验以及更便于上下沟通等方面看，隆科多所起的作用，是允祥所无法替代的。

年羹尧（？~1725），汉军镶黄旗人。^③他大约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比雍正帝小两岁。^④

① 雍正帝说：“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结匪党，僭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参见《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② 季永海等：《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③ 按，官修史籍中皆如是说。但年羹尧是雍正帝的“藩邸旧人”，而雍正帝继位前与其他皇子一样，被封入下五旗，绝无可能领有两黄旗。《永宪录》载：“羹尧字亮工，奉天镶白旗人。”年羹尧很可能原属汉军镶白旗，在雍正帝继位后方转入汉军镶黄旗。另据杜家骥先生考证，雍正帝做皇子时封于镶白旗，年羹尧则是康熙四十八年拨与胤禩的镶白旗汉军佐领下人，直至康熙帝去世前，年家仍在镶白旗。参见萧爽：《永宪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页；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④ 据萧爽《永宪录》，第54页载，（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抚川时，年未三十”。

时间远离京师，以致被迫停止木兰秋狝。^①

还应看到，上述雍正帝三次离京，第二次的时间相对最长，而且是在宣布秘密建储决定的翌日启程。已行秘密建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雍正帝免除后顾之忧，不过，留京诸王大臣，特别是以允禩等人为核心的反对派成员对此举措有何反应，是否会激起事端，皆未可知。因此，隆科多留守京师之任，更为重要而艰巨。

第二，隆科多当时并未担任内务府总管一职，然而从其密折看，宫中事务，包括宫阙设施的修缮以及皇子们居住地点的转换，无不由他一手安排。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未来的接班人，刚刚被密定为储君的皇四子弘历，也在暂住瀛台的诸阿哥之列，其人身安全，自然是由隆科多全权负责。可以想见，隆科多若非得到雍正帝极大信赖，当无可能膺此重任。

第三，雍正帝将年羹尧关于西北用兵事宜的密折，转发隆科多看阅，让他将年羹尧奏报青海大捷的折子为皇子们宣读，并告知总管太监，又召年羹尧父年遐龄至乾清门宣旨阅折。这一切都表明，雍正帝外出时，不仅将家中事务托付隆科多综理，而且在他看来，后者应及时了解青海战事等核心机密。

雍正元年底，在年羹尧奏片中写有清军“进剿（罗卜藏丹津）”启行日期处，雍正帝朱批：“妙不可言。怡（亲王允祥）、佟（指隆科多）之外，不曾宣露一人。”^②允祥与隆科多深受雍正帝倚信，分别超出宗室成员或朝臣中的其他人。不过，允祥毕竟是皇族，且是皇帝之亲弟，虽然很有才干，但从接触人员之广泛，办理宫内外各种事务所具有的丰富经验以及更便于上下沟通等方面看，隆科多所起的作用，是允祥所无法替代的。

年羹尧（？~1725），汉军镶黄旗人。^③他大约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比雍正帝小两岁。^④

① 雍正帝说：“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结匪党，僭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参见《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② 季永海等：《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③ 按，官修史籍中皆如是说。但年羹尧是雍正帝的“藩邸旧人”，而雍正帝继位前与其他皇子一样，被封入下五旗，绝无可能领有两黄旗。《永宪录》载：“羹尧字亮工，奉天镶白旗人。”年羹尧很可能原属汉军镶白旗，在雍正帝继位后方转入汉军镶黄旗。另据杜家骥先生考证，雍正帝做皇子时封于镶白旗，年羹尧则是康熙四十八年拨与胤禩的镶白旗汉军佐领下人，直至康熙帝去世前，年家仍在镶白旗。参见萧爽：《永宪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页；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④ 据萧爽《永宪录》，第54页载，（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抚川时，年未三十”。

褒奖，如同隆科多一样，一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①

年羹尧和隆科多获罪后，雍正帝数次谈到这是由于他对二人“敢于欺罔，忍于背负”的行为“辨之不早”，“宠之太过”，且“误加信任于初，又不曾严行禁止于继”，“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②事实上，正是由于在雍正帝侥幸取得皇位，进而肃清反对派，巩固皇权的过程中，隆科多与年羹尧分别立有大功，才会使刻薄寡恩的雍正帝对他们“宠之太过”。清帝中惟有雍正将当朝权臣出现的原因，主动揽在自己身上，这从反而进一步证实，年、隆两人确曾为雍正皇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类是晚清时期的权臣，仅有一人，即肃顺。

肃顺（1815？~1861），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6子。他比咸丰帝年长大约15岁，自咸丰六年（1856年）后日益为帝赏识，“独见倚用”，^③先后担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等职。

在特定形势下皇权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为肃顺扮演权臣角色提供了可能性。肃顺所处时期的中国与清朝皇权，已发生重大变化，与其他清朝权臣相比，这位晚清权臣之所以出现的具体原因，他对皇权所起的维护作用，均有其独特处。

从嘉庆朝起，清朝进入中衰阶段。不过，尽管如此，皇权的集中、强化尚未受到本质性的破坏，皇帝仍然乾纲独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清帝进行决策时所具有的独断性和随意性，不断减少，除去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封建统治秩序外，按照条约的有关条例，清帝还必须顾及列强的意图，维护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清朝皇权由此进入衰微阶段。

才具平庸的咸丰帝在位期间，始终面临严重“内患”，即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虽然咸丰中期后，由于太平天国内讪及湘军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清军在与天平军作战中的不利局势有所改变，但直到咸丰帝去世，太平天国对清廷的极大威胁并未消除。

① 例如，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雍正帝在年羹尧的谢恩折上写道：“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具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拘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言虽粗鄙失礼，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是年五月又在年羹尧的请安折上朱批：“你们此队大臣，朕如何仁悯，施恩之处，朕实无主意。嘉奖之字，皆不相称。以惟天地明鉴，增寿与你们，永为太平之柱，子孙繁盛。此乃朕诚心为你们祝福，上苍定明鉴之。”参见季永海等：《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77、130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32，雍正三年五月己未；卷62，雍正五年十月丁亥。另参见萧奭：《永宪录》，第190页。

③ 《清史稿》卷387，《列传》174，《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丧失之多,割让领土之广,都大大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清王朝与咸丰帝在中国民众面前丢尽颜面,清朝皇权遭到沉重打击。

1861年5月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孙(Robertson)在给印度事务部官员阿斯登(Alston)的信中写道,咸丰帝是“一个当国家危急时机,不顾国政的人物”,是“毫无精力的皇族代表”。中国百姓“对于他们皇帝之懦弱无力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谈到他就表示鄙视”。^①这些评论有一定片面性,但也多少反映出咸丰帝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咸丰帝继位后,作为其主要辅佐班子的军机处与内阁的主要组成人员,几经变更。以军机处为例,咸丰元年至七年(1851~1857),出任首枢者先后有5人,其间经过5次变更(祁寯藻曾两次担任首枢)。^②以才智而论,这5人中只有恭亲王奕訢和满族大臣文庆较为出色。可是,曾是皇位有力竞争者的奕訢素为其胞兄咸丰帝所猜忌,担任该职不足两年即被罢免。文庆任首枢不足一载旋即病逝。接替文庆的汉臣彭蕴章连任首枢将近4年(咸丰七年至十年六月),任期相对最长。不过,这位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就任军机章京的老臣处事谨慎而能力不足,况且他任首枢时年过六旬,已入暮年。此外,担任御前大臣的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虽为咸丰帝所信赖,而且均为道光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但“二王实皆昏愎无能”。^③处于内忧外患夹击之下的咸丰帝,迫切需要一位对他忠诚且有决断之人作为心腹与辅佐,而肃顺恰是合适人选。

肃顺的阅历、才干和见识,在当时的满族贵族中相当突出。他“敢任事”,“治事严刻”,^④这种性格作风为大多数尸位素餐,只知自保的统治集团上层成员所缺少,也正是“厌廷臣习于因循”,力行整顿却又“乏匡济之略”的咸丰帝所欣赏和需要的。

肃顺是远房宗室,并无可能染指皇位,即使颇有权势,在咸丰帝看来也无从像奕訢那样对他构成威胁。

上述主客观因素的互相作用,共同造就了清朝最后一位权臣,同时也使肃顺成为咸丰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的聚焦点。

咸同年间,八旗与绿营的作战力已十分低下。清廷主要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所统率的地方武装,于同治三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些为维护清朝统治立下大功的汉臣,被旧史家称为“中兴之臣”。然而很长一段时期内,咸丰帝对曾国藩等人并不信任,在待遇、任职等方面加以限制,这既暴露出满族最高统治

① 严中平:《1861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续),《历史教学》1952年5月号。

② 参见《清史稿》卷177,《表》17,《军机大臣年表》2。

③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④ 《清史稿》卷387,列传172,《宗室肃顺》。